北京走起来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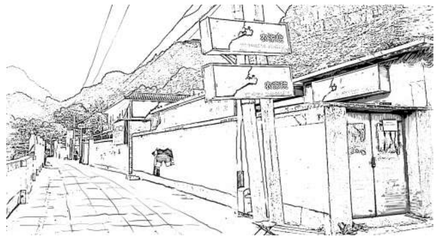
迎接十八大 记者基层行 【第22期】之 十渡镇旅游

雨后“拒马”盼迎客，“十”分游兴“渡”劫波

时间：9月20日、21日
地点：十渡镇九渡村、八渡村、拒马乐园

十渡风景区位于房山区西南部。这里是大清河支流拒马河切割太行山脉北端而形成的一条河谷，全程约20公里。十渡风景名胜区属于暖温带半湿润大陆性气候，冬暖夏凉，气候宜人，水质良好，有“天然氧吧、自然空调”之称。

十渡是北京郊区较早开始发展旅游业的地方，民俗接待也随之兴盛。2003年，十渡镇被确定为北京唯一的旅游专业镇。十渡镇政府提供的数据显示，目前，十渡景区内共有48家宾馆饭店、36个旅游项目，从事旅游业的农户达到了2586户，占总农户的64%。2012上半年接待游客93.2万人次，同比增长9.8%，实现旅游综合收入3.3亿元，同比增长4.1%。今年7月21日，一场特大暴雨给十渡镇旅游带来了严重的打击。但借此时机，当地也开始谋划旅游产业的转型升级。



从拒马河东岸的天禄山山顶俯瞰十渡旅游核心区全景，被拒马河分割开来的三片居住区，由近及远，依次为八渡村、九渡村及十渡镇政府所在的十渡村。

农家院里的那些事儿

这天，从老杨家的婚礼上回来后，65岁的李文芝就在琢磨“无线网”是怎么回事，因为村民隗功合告诉她，现在城里人来住店，都问有没有“WIFI”。WIFI是什么？李文芝听说就是一个小盒子，里面可以发出信号，不用电线也能上网。

即便在没有客人的时候，李文芝也要每天打扫一遍自家的“明杰别墅”，希望客人来的时候，一切都是干净和现成的。

在九渡村搞民俗接待的农户中，李文芝是年龄最大的。在2007年搞民俗接待之前，李文芝每个月的收入从来没有超过1000元。“老伴看山，我去镇上饭店打小工。”李文芝最开始每个月挣300元，后来当上厨师每个月涨工资到500元，到了成为大厨，每个月挣600元。

虽然吃穿不愁，但是“手里没闲钱”也让李文芝一家很苦恼。而在此之前，随着郊区旅游业的逐渐兴起，这个位于北京市新十六景之一“十渡风景名胜区”中心地带的村庄，已有村民开始搞起了民俗接待。2003年，九渡村被评为市级民俗村，虽然那时候村里的民俗接待户并不是很多，但是这门生意的甜头已悄然吸引了全村人的关注。

跟不少邻居一样，李文芝缺少必要的本钱，不过，她还是选择到亲戚家的农家院打工：“一年挣两万，觉得真不错。”现在想起来，7年前的收入猛增还是让李文芝笑得合不拢嘴。

到了2007年，村里集中帮助村民建设了一批二层小楼，大部分村民都轰轰烈烈地投入到了民俗接待的行业中去。李文芝老两口商量之后，一咬牙，连攒带借，也拿出20万，正式当起了老板。

目前，九渡村全村有156户共400人，市级民俗户就有40户，日接待量近900人。村民们学烧烤、学伴看山，我去镇上饭店打小工。”李文芝最开始每个月挣300元，后来当上厨师每个月涨工资到500元，到了成为大厨，每个月挣600元。

虽然吃穿不愁，但是“手里没闲钱”也让李文芝一家很苦恼。而在此之前，随着郊区旅游业的逐渐兴起，这个位于北京市新十六景之一“十渡风景名胜区”中心地带的村庄，已有村民开始搞起了民俗接待。2003年，九渡村被评为市级民俗村，虽然那时候村里的民俗接待户并不是很多，但是这门生意的甜头已悄然吸引了全村人的关注。

跟不少邻居一样，李文芝缺少必要的本钱，不过，她还是选择到亲戚家的农家院打工：“一年挣两万，觉得真不错。”现在想起来，7年前的收入猛增还是让李文芝笑得合不拢嘴。

到了2007年，村里集中帮助村民建设了一批二层小楼，大部分村民都轰轰烈烈地投入到了民俗接待的行业中去。李文芝老两口商量之后，一咬牙，连攒带借，也拿出20万，正式当起了老板。

目前，九渡村全村有156户共400人，市级民俗户就有40户，日接待量近900人。村民们学烧烤、学开车，学习上网发广告，成天聊的也是农家院里的事儿。

拒马河边“神州第一跳”

刘术兰和大家一起，跑到拒马河边，看着河对面的山崖上那伸展出来的长长的金属通道，一群人站在上面，隐约中还看到有人扛着摄像机。“谁是谁，那么高的地方，根本看不清。”后来，大家从电视上才知道，主持人周涛吓哭了，但还是勇敢地跳了，还有孙悦、景岗山等一众明星。

村里人靠旅游吃饭，就特别关心镇上旅游的发展，回想起这些年十渡镇旅游的大事件，十有八九的村民都会想起有“神州第一”美誉的十渡蹦极。

这第一个吃“蹦极”螃蟹的，就是1997年5月18日正式营业的北京拒马娱乐有限公司。首次从新西兰引进的蹦极项目，也为中国国内旅游的极限运动项目揭开了新的一页。

开业当天，蹦极项目，特别是中央电视台《综艺大观》栏目组年轻主持人周涛的惊人一跳，引起了巨大的轰动。

拒马公司副总经理刘福占当时就在节目录制现场，更让他感到欣慰的是，这项引进之前让公司团队忐忑不安的极限运动，在这次电视节目播出之后，“效果出乎意料地好”。为了玩蹦极，有游客宁愿排上一天的队，甚至有人专门从外地乘飞机赶来。当年，来十渡蹦极的游客数量之多还创造了当时蹦极接待总量的世界纪录。

继在全国首创了蹦极和索道项目之后，拒马公司又利用山清水秀的十渡旅游资源，开发了漂流、游船、木筏等一批水上娱乐项目。与此同时，以九渡村为代表的民俗接待在拒马河沿岸愈加热火朝天。丰富多彩的旅游项目加上当地村民的民俗接待，十渡镇为游客构建起了“吃、住、玩、购、行”的一条龙服务。

水灾过后旅游转型升级

今年五一节，老赵家的店也开张了，希望好上加好的他没想到，才高兴了两个多月，就发生了几十年不遇的水灾。“从暴雨到今天，我算着，已经损失了3万块。”老赵抹了一把脸，又朝路口看了看，没有探渡车来。

今年7月21日，一场突如其来的特大暴雨，给十渡镇这个依赖旅游而生存发展的地区带来严重的打击，同时也引发了当地对于环境保护和旅游整体规划的思考。

9月20日，我们到达的时候，在九渡村和八渡村交界处，一座被冲垮的石桥，桥墩仍然矗立着，桥板却浸入了下游十几米远的河水中。河岸边有座两米高的红顶房子，村民说，暴雨当天，河水已经漫到了房檐上。

红顶房子下面，八渡村的老赵和几位村民依次坐着，一边聊天一边等待生意。一有载客的摆渡车经过，他们就赶紧牵上自家的马上前招揽游客。

老赵跟八渡村绝大部分村民一样，开店养马，生计主要依靠十渡旅游：“我家原来只养马，游客来这里，爱在河边骑马照相，跑几圈，一匹马一年能挣四五万。”老赵皮肤黝黑，瘦削的脸庞上泛出愁容。

7·21暴雨过后，十渡镇上上下下，全都发动起来，进行灾后重建工作。拒马公司的接待员小李说，光清理路面淤泥就花了半个多月，而大家心中只有一个念头，赶紧让道路干净起来，让缆车开动起来，让游客们都回来！

8月19日，与九渡村一路之隔的拒马乐园恢复营业。不过，受雨灾影响，水面项目还都没有开放，游客数量大为减少。

7·21特大自然灾害造成全镇经济损失5.79亿元，旅游产业就占到38%。十渡镇有关负责人介绍，目前，有关部门正在商定“三年重建规划”，规划的重点是水资源的维护利用和生态环境的治理，而旅游业的恢复及长远科学发展则是重中之重。

按照部署，十渡现有和新建的旅游项目都将进行地质灾害评估，河道、低洼地、泥石流易发地区禁止从事旅游开发和经营。拒马河河道将从安全、行洪、景观等几个方面进行治理。此外，十渡景区将增加预防灾害的警示标志，有条件的景区建设应急避难场所。

对那些靠旅游为生的村民们来说，虽然暂时在经济上遭受到了重创，但是他们大多还是非常看好十渡旅游业的未来。在拒马河沿岸，从九渡村一路走来，总能看到正在加紧建造的楼房，那是村民正在扩建民俗接待的店面。他们希望，即将到来的国庆长假，能给自己带来更大的信心。

新京报记者 王荟 房山报道
摄影/新京报记者 李飞 新京报插图/许英剑

【下期预告：长城国际文化村】

九渡村对面拒马乐园里的蹦极为国内首次开设，被誉为“神州第一”。

九渡村街头拉载游客的驴车。

7·21特大自然灾害后，拒马河河道正在等待新的规划和治理。

九渡村正在建设的楼房，用于搞民俗接待。

走 边走边访

十渡的长久吸引力需着眼于“野”字

●王健民，中国社科院旅游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

新京报：今年，十渡旅游受到特大暴雨严重影响，因暴雨而受到阻碍的十渡旅游业，是否也可以在这次“发展停滞”中认真思考、规划产业升级大计？

王健民：北京能做水的文章的旅游景点不多，十渡因而难得。十渡此时其实并不需要急于恢复，尤其是不急于恢复水面项目，在问题没想明白之前，所谓恢复无非又是回到原来的样子。暴雨是一个外部的不可抗力，但也在一定程度上暴露和凸显了十渡旅游存在的内部问题，不反思是不行的。

对十渡来说，产业升级已是必然。升级首先意味着要有一个好的规划，其中一个判别标准就是，看看提出的规划是建桥还是拆桥，十渡的长久吸引力仍需要在“野”字上做文章。同时，要力戒常见的“军营式”农家乐，那种恶俗已将许多地方的农村旅游毁得不成样子了，十渡的重生应将这些风险全部避开才是。另外，也不应将十渡变成富人的后花园，其目标客户群应该是城市的中等收入人群，这是从旅游的可持续发展角度考虑的。

新京报：十渡的旅游开发在北京郊区是比较早的，水平也相对较高，那么，如何在当下环境中保护好纯正的乡土气息呢？

王健民：十渡的名气在十渡旅游刚刚开始起步、各项条件都不成熟的时候最响，大约是在1984年、1985年，当时的报纸上称其为“小桂林”。那时候北京城里的游客要去十渡，通常只有一个途径，就是一大早搭乘从永定门火车站开往山西原平的硬座火车。那时的游客要求不高，有老玉米、咸鸭蛋就觉得挺好。

虽然过去了近30年时间，但十渡旅游吸引游客的地方今天仍旧没有太多改变。如果说有变化，那就是今天的人们对自然与人文环境的向往更胜当年。十渡这些对游客构成吸引力的地方，保持下来实属不易。十渡的旅游要想变得更好，一条就够，那就是禁忌洋气，突出乡土气息，让淳朴、善良的农人美质回归重现。这样的十渡，游客自会被其感动，自会乐于为它解开钱囊。

走 我这十年

曾被炒鱿鱼 开起夫妻店

●刘明海，男，48岁，九渡村村民，“碧海情缘”老板

我们这个店是2006年开起来的，也是村里那一拨一起建的小楼。

2000年，村里就有一些人开始搞农家院。我媳妇在家也没啥事干，就去她大姐家的农家院干活，打扫打扫卫生、做做饭。

后来村里搞接待的人越来越多了，先干的人富起来了，大家也都想干。2006年建房子，我们花了20多万，找人给起了名字，就叫“碧海情缘”。

开店头一年店里就我媳妇一个人，里里外外都是她，经常照顾不过来。到了2007年，我所在的企业裁人，把我给裁掉了。我干脆回家跟媳妇一起看店吧，就这么着，我们开起了夫妻店。

后来我还买了一辆车，有的客人来了，不认识路的或者想上远处玩的，我都自己开车拉着客人去，这不是提高服务水平嘛。

7·21之前，生意是真好，暑假里是游客最多的时候，一天店里挣个一两千不成问题。7·21之后，店里的生意暂时冷清了许多。现在，镇里正在商定新的旅游重建规划，相信这里的旅游也能够很快得到恢复。

责编 耿继秋 图编 高玮 美编 顾乐晓 责校 王心